

◇林积忠

## 青海，一个值得遇见的远方

朋友问我，为何一去再去青海？我答，青海不是用来“去”的，是用来“遇见”的。在那片离天最近的土地上，遇见的不仅是风景，更是灵魂的千百种模样——像雪山上的雪粒，在阳光下折射出不同的光。

记得第一次遇见岗什卡雪山，是在清晨的薄雾里。山尖还裹着未醒的云，高原的风却已如刀割面。我踩着自己的心跳往上攀，每一步都像在丈量生命的重量。当终于站在山巅，看云海在脚下翻涌成浪，忽然懂了藏族老人说的“山是神的门槛”——原来征服的从来不是山，是那个在平庸生活里畏缩的自己。后来再去玉珠峰，又遇见另一种震撼：冰川在阳光下泛着蓝光，像大地冻住的眼泪。有位登山客说，雪山教会他的不是勇敢，是敬畏——敬畏自然的伟力，也敬畏生命的渺小。

七月再遇青海湖时，正逢油菜花铺天盖地金黄。那蓝啊，不是普通的蓝——近岸处是透明的青，远一些是澄澈的湛，再远是深邃的靛，直到与天空融成一片，分不清哪里是水，哪里是天。站在湖边时，心突然

就静了——像被湖水洗过，连呼吸都轻了。有次在湖边遇见个画画的姑娘，她坐了整日，只画了一片云。她说，青海湖的云是会说话的，你听，它在说“慢些，再慢些”。

三江源的遇见，是在巴颜喀拉山的垭口。脚下那缕细流，将奔涌成黄河、长江、滋养半个中国的土地。这里太安静了，安静得能听见冰川融化的滴答声，能听见大地深处的呼吸。那些星罗棋布的湖泊，是中华水塔的每滴血脉。我蹲下身，掬起一捧雪水——这水啊，曾以冰雪的形式在这片土地上等待过千万年，如今正流过我的指缝，流向远方的城市、村庄，流向无数人的生活。忽然懂了，我们喝过的每一口水，都曾在这片土地上完成过漫长的修行。

六月的布哈河，遇见湟鱼洄游的悲壮。千万条鱼挤满河道，逆流而上，跳过石阶，越过浅滩。有的搁浅在石缝，有的被水鸟叼走，但剩下的依然奋力向前——几亿年的本能告诉它们，必须回到出生的地方，才能完成生命的轮回。站在岸边，看那些挣扎的鱼群，忽然觉得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洄游？我们

都在逆流而上，有的跌倒，有的被生活“叼走”，但坚持的，终会回到生命的源头。

茶卡盐湖的“天空之境”，是另一场遇见。赤脚走进盐湖，水面漫过脚踝，天在脚下，云也在脚下。远处的雪山倒映在镜子里，伸手想触摸那座倒悬的山，却只捞起一把盐粒。夕阳西下时，整个湖面被染成金红，人站在那里，成了天地间唯一的剪影——像被按下了慢放键，连时间都放慢了脚步。

隆冬的塔尔寺，遇见酥油茶的神奇。花鸟、人物故事，在零度的酥油里绽放。看着那些栩栩如生的花瓣，想起它们诞生于一双双冻僵的手，忽然懂了：世间最美的东西，往往来自最深的苦修。

祁连草原的遇见，是广袤的辽阔。驱车一天，遇不见一个人，只有草浪随风起伏，铺到天边。偶有早獭从洞口探出脑袋，又倏地缩回去。躺在草地上，看云朵从马变成山，从山变成传说中的神兽，城市里的焦虑，像盐粒一样，在这无边的绿意里，一点点溶解、消散。

唐蕃古道的遇见，是穿越千年的风

霜。文成公主走了三年，从长安到拉萨。今天开车只需几天，但车轮碾过的，是1300年的历史。日月山、倒淌河、柏海……每个地名都藏着一个故事。在某个垭口，风马旗猎猎作响，仿佛能听见远去的驼铃声里，那个少女回望故乡的叹息。

青海啊，从来不是只能去一次的地方。它是一面镜子，照见雪山脚下的渺小，三江源头的生命来处，湟鱼洄游里的坚持，天空之镜中的自己，草原上的从容，古道上的历史回音。它让你的心留在那里，再也带不走。

所以来吧，趁山还在，湖未老，趁源头活水依旧清澈，趁盐湖还能倒映天空，趁湟鱼还在奋力洄游，趁你还年轻，或者趁你还有那颗年轻的心。来青海，在离天最近的地方，遇见最真实的自己——像雪山上的雪粒，在阳光下折射出不同的光，却始终向着天空，向着光明。

◇柳文斌

## 寻春药水峡

春节过后返岗，对春的念头便一日浓似一日。每日晨起、饭后，信步出门，或向东沿大通道登高望远，或向南径直深入药水峡。步履随心，远远随意，只为极目舒怀，静聆天籁，去寻觅那一点春的消息。

时令已过惊蛰，临夏及周遭川原之地，绿意暗浮，迎春与杏树的枝头也已缀满鼓胀的蓓蕾。然而药水峡，却依然沉睡在去冬绵长的梦境里。举目望去，层叠的天然林海是那种沉郁的枯褐色，仿佛大地卸去荣华后袒露的、坚实而沉默的肌肤。近处的八路沟小岭与槐山子上，人造的针叶林混杂着云杉、油松的苍绿与落叶松的土黄，交织成一片斑驳的色块，郁郁地蔓延向天际。春天在哪里呢？是溶解在清冽的空气里，潜伏在冰层下潺潺的溪响中，还是紧锁在远山那深深的皱褶之内？我一时茫然，宛如误入了另一重季节的门扉。

那日天色极好，天空蓝得澄澈透亮，不染一尘。我又朝着药水峡的方向慢行。一阵细微却执着的嗡嗡声拽住了我的脚步。循声望去，是一群蜜蜂，正绕着路旁一丛低矮的柳树忙碌。我的目光不由地落在那些柳枝上——只见一根根纤巧的枝条上，各自托举着些小小的、毛茸茸的奇迹。它们椭圆、饱满，像一粒粒用最细腻丝绒精心裹好的珍宝。外层的银白绒毛，在阳光下泛着朦胧而温柔的微光，茸茸的，软软的。凝神细看，那绒的深处，竟透出星星点点的赭红与鹅黄，是紧闭的瓣，还是蜷抱的蕊？它静立在那里，像一个羞涩而又无比华丽的秘密。背景是横斜交叠、理不清头绪的枯瘦枝丫，一片混沌的灰褐色调中，唯有它们，是柔软的、明亮的、充满无限暗示的焦点。于是，心底某处，轻轻“叮”了一声，如冰裂初响。

哦，是了，这是红皮柳。那横斜的枝，原是春的纤指。上面缀着的，哪里是芽？分明是一个个蜷缩的、毛茸茸的梦。它们那样小，那样静，却有着不容置疑的存在感。一切坚硬的、萧索的，在此刻都成了这极致柔软的陪衬。它们在微不可察的风里颤着，酝酿一场盛大花事的、静默而华丽的序曲。

我直起身，再次眺望远山。依旧是那层层叠叠的、似乎永恒不变的山林。但此刻看去，感受已全然不同。近处林木的枯黄里，仿佛渗进了一抹难以言表的、温润的暖意。而远处那沉郁的绿，也不再是严冬那种僵冷的墨色，绿得有了深浅、有了光泽，仿佛有无数生机在那颜色底下暗暗涌动，即将破壳而出。蓝天依旧浩瀚，却不再显得空旷而冷漠，它无垠地舒展着，像一方巨大的、湿润的画布，正预备承接这山川即将挥洒出的最磅礴的油彩。

我终于找到了春天。它不在浩荡的东风里，也不在将来汹涌的花潮中。它就在此处，在药水峡蓄势的静溢里，在一根枯枝悄然膨起的绒苞中，在一星花蕊猩红的针尖上。它来得如此轻悄，如此宁静，如此细碎而又如此坚韧。需要你俯下身，屏住呼吸，方能从一片巨大的寂静里，分辨出生命破壳时，那最细微、最动人的声响。

原来，春天从来不是一场遥远的抵达，而是一次当下的发现。当你的心看见它时，它便已，无处不在。

◇马学梅

## 把自己种进泥土里

春风确是最慷慨的，不经意间，便让大地处处生机盎然。难怪宋代诗人朱熹在《春日》中写道：“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”。

我家门前的田野里热闹得很，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。捡拾地环的邻居们，戴着花花绿绿的头巾随风飘动，在春日的田野间汇成一道温暖又坚韧的风景，厚厚的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，却挡不住眼里露出的朴实笑容。她们不在乎太阳暴晒，不怕风吹雨打，反倒怕下雨耽误了上工，怕少干一天就少一份收入。家门口的务工机会她们看得很重，不是不想出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，而是家里的老人孩子拽住了她们的脚步，让她们无法远行。

这便是河州大地的女人们，她们生来柔软，却为了家人活成了铠甲。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，没有光鲜亮丽的舞台，一生都围着灶台、田地、老人与孩子打转，把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家庭。她们放弃了远方的梦想，收起了少女的憧憬，用一双勤劳的手，撑起家庭的烟火，扛起生活的责任。她们从不抱怨辛苦，从不诉说委屈，把所有的疲惫藏在心底，把最坚强的一面留给家人。

洗尽铅华，我也是她们中最普通的一名，懂得她们的坚守，深知她们的不易。她们是母亲，是妻子，是女儿，更是自己生活里的英雄。没有惊天动地壮举，却用日复一日的默默付出，在平凡的日子里温暖着一个家。

“三八”妇女节到了，孩子们从学校带回小小的惊喜，或许是一束玫瑰，或许是一捧糖果，足以让她们欣慰许久。

植树节，无需多言，她们早已把自己种在泥土里，仿佛生来就属于这片土地，连同那田埂上的荒草，河边的白杨树，都是这里的植物，静静扎根，默默生长。

“五一”劳动节，她们依旧在劳动，她们没有假期，也不希望有假期——放假，就意味着没工钱，意味着又得少赚那百八十元。

金秋十月的国庆节，一半人在路上，一半人在看风景。而她们正忙着抢抓庄稼：掰玉米、挖洋芋，一茬接着一茬，一样都不能落下。俗话说：“庄稼三忙，绣女下床”，秋收时节容不得半点马虎，农村女人深知这个道理，她们累，却也快乐着！

四季轮回，她们是家庭里从未缺席的脊梁，不诉苦，不喊累，不张扬，不后退。平凡如草，坚韧如树，温柔如土，沉稳如山。

愿时光善待这群平凡而伟大的女人，愿她们被岁月温柔以待，愿每一份坚守都被看见，每一份付出都被珍惜。愿她们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，也能学会爱自己，拥有属于自己的欢喜、安康与从容。

进行，大表哥从兰州请来医生，安排其他表哥表姐们轮流送饭，我的堂哥堂姐们也轮流陪护。有时下班，他会特意赶来医院，嘘寒问暖，小心地背起父亲上下楼，来回接送。一位与大表哥相熟的医生忍不住问：“他和你年龄差不多大，你为啥要这样尽心服侍？”大表哥说：“这是我的尕阿舅，我不服侍，我母亲不答应……”医生后来在查房时告诉了父亲，父亲用被子捂住头，嚎啕大哭……

在那些被岁月熬煮得发苦的日子里，每个人都经受了不该有的苦和累，扛着生活的重负，变成了磨不坏的生活印记。

时间如河，爱意留存。当一切归于平静时，那些深埋于血脉之下的亲情，能够被时光温柔地唤醒。让过往的苦，最终沉淀为理解的情怀；让付出的累，都化作不被遗忘的爱意。

无论是春夏秋冬，大表哥一如既往地在他亲手打造的果园里忙碌，微风拂柳，树叶作响，好像在说：有人从来不必说很多很多的话，却用坚实的足迹，早已兑现成他全部的言语，写进了光阴里。

### 重温古诗词

#### 赋得古原草送别

唐·白居易

离离原上草，  
一岁一枯荣。  
野火烧不尽，  
春风吹又生。  
远芳侵古道，  
晴翠接荒城。  
又送王孙去，  
萋萋满别情。

山树落梅花，  
飞落野人家。  
野人何所有，  
满瓮阳春酒。  
携酒上春台，  
行歌伴落梅。  
醉罢卧明月，  
乘梦游天台。

#### 春日行歌

唐·刘希夷

◇陈廷平

### 春雨

昨夜悄悄睡去的星星  
忘了穿新衣裙  
一霎时悄悄跑来的你  
浸润了所有树木的眼  
还有数过九的山坡

软绵绵的叫醒雪花冰凌花  
润润的山沟沟里水满了

嗡嗡声  
嘻嘻声  
蛙声满了  
绿色眼镜的蜂蝶声  
也要满了

开了口的黄河

◇杜有才

### 觅春

吹直兰永高速的风  
绕过牛鼻子，拐进盐锅峡

从对岸的别墅群里抽回

扑了个空  
像玩具车般爬上茄子山

蚕豆大的小点，是小兔的耳朵  
正顶开泥土  
像破壳的鸟，惊喜得四处张望

枣园做着新春的梦  
黄河的暖阳里  
倏然，一声尖叫  
我的视角，猛地

一棵，一棵，又一棵  
枣树竖起了耳朵  
听泥土翻身的声音

◇芳心

### 早春的一朵小黄花

早春的懵懂  
开不出绚烂的美丽

如果稀薄的阳光  
撑不起春的天空  
就让这一抹浅黄  
沾着蜜蜂的翅膀

一朵随风摆动的蒲公英  
一朵明亮的迎春花  
一朵不起眼的连翘

它轻轻地晃动  
摇醒枝头的小鸟



花语 包润生 摄

◇姚文全

## 大表哥

我成长，在求学、从军、为警的路上，它不再只是钱，而是一束激励、温暖我的光，鞭策我不断前行。

几年前，大表哥退休了，日子忽然松弛下来，有更多的时间打理自己的生活，他开始在县城与村庄两头跑，把原先的老家也彻底翻修了一遍，堂屋里铺了地暖。一切都按他的心意布置改造。这对在外漂泊了大半生的他来说，这也许是对家的怀念，或许是一种踏实的安顿，更是游子归根的安逸。

他家背后有一块狭大的大地，成了他退休生活的乐园。桃、梨、枣、葡萄、苹果、花椒……各色果树被他一样样栽下。翻土，施肥，浇水，剪枝，每一样活他都要亲力亲为，俨然成了一个佝偻的老农民，一个勤恳劳作的“老黄牛”。

每年夏天，我总能吃到不同的果子。

酸甜的、清脆的、饱满的，极大地满足着味蕾。待到能采摘时，他便细心分装成袋，分成很多份，送给邻里，送给亲戚，送给好友。一袋果子，几句寒暄，人情就这样默默流转。对他而言，这都是太阳与泥土结出的丰硕果实，仿佛是对儿时艰苦生活的一种回馈。

大姑去世时，最小的表姐才一岁多。作为长子，“长兄如父”这四个字，在他身上不是道理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担当。在我眼里，他对父母孝，对妻儿柔，对兄弟姊妹义，对工作敬，几乎做到了一个平凡人所能尽到的全部。于我来说，大表哥是我的人生榜样。

父亲后来常与人说起一件事，经常教育我时也提及这样的场景。那年父亲生病做手术，当时我们还小，为了手术顺利